

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杰克·林賽著

鍾日新譯

作家出版社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英国〕杰克·林賽著

鍾日新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Jack Lindsay

Aspects and Problems of
Socialist Realism in Literature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952 字数 17,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frac{1}{16}$ 插页 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7) 0.15 元

出版說明

杰克·林賽(1900—)是当代英国的进步作家和文艺理論家。他的长篇小说如“新世界的亚当”等都表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革命热情,近年所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如“被出卖的春天,”“怒潮高涨”等,都反映了英国人民的斗争,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性。

这本书是他所写的一篇論文,曾收集在倫敦出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英国文化传统論文集”(Essays on Socialist Realism and the British Cultural Tradition)中,作者通过他的創作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表了精辟的見解。他着重指出,由于美国黄色書刊在英国的泛滥,英国文化已日趋沒落,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是英国作家正确的創作道路。此外,作者并就繼承文化遺產、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社会的典型性和作品的主人公等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 在民族传统基础上进行建设

有意識地努力恢复民族传统，从前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十九世紀东欧各民族爭取民族独立，就曾經这样做过。在十七世紀英国革命的时候，我們也能見到同一东西的萌芽，当时大家認為諾曼人压迫英国人，外来的（封建的）統治阶级夺去了英国人一生下来就有的财产（土地）。有一些走极端的人，甚至要求过把英語中的法文字清除出去。但是目前在我們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日趋瓦解，提出这个問題，就有其更充分，更明显的意义。

在我們英国，外来的美帝国主义的壓力正与卖身投靠的英国資本主义的壓力合流，以致努力恢复我們民族传统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斗争。

一方面，外来的势力表现为大量生产的敗坏人心的黄色作品，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电影和連环图，其目的在于使美国人民目睹战争，残忍，强暴而恬不为怪。另一方面，外来的势力又表现为流行于英国上流社会的世界主义文化，这与建立一个取消各国主权，完全受美国控制的世界政府的政治思想，正是异曲同工。由此可見，最露骨地毒害人民的黄色作品和形式主义的抽象艺术，原来就是同胞兄弟。

英国內部的反动腐朽势力把自己的卑劣思想和抽象艺术与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的舶来品冶于一爐，制造出敗坏英国人民道德的毒药。这种同流合污的勾当，曾經由彭德^①和艾略特^②加

以充分的解釋。他們把統治階級的理想從美國帶到歐洲，並且清楚地表示，以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已經崩潰了。

為了與這些流派對抗，我們必須堅持那些真正是民族的和人民的傳統，發掘它，發展它。

當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象在蘇聯、中國和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那樣的時候，他們就繼承了全部民族文化遺產。在這以前，他們享受自己民族文化遺產的權利，是全部或部分地被剝奪了。列寧一向強調繼承全部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創造社會主義文化的必要步驟。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我們已經看見這一步是怎樣走法的。

繼承文化遺產中的一切有價值的人道主義因素，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1) 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最重要的手段。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問題是與提高人民的工業，農業技術水平問題密切相關的。在把落后的工人或農民變成技術人員，把技術人員變成科學家，以及培養全面發展的完整的人的過程中，繼承文化遺產的工作也起着作用。完整的人就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目標，實際上也就是共產主義的人。

(2) 這裡涉及很多直接與教育有關的問題，也就是語言領域內的問題。人民必須通曉、欣賞和充分利用民族語言的各種財富：

① 彭德(Ezra Pound, 1885——)，美國反動詩人和批評家，曾長期居住歐洲，與各種頹廢文學流派有聯繫。因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被捕入獄。戰後美國政治日趨反動，又再露頭角。1950年竟獲美國國會圖書館詩歌獎金。

② 艾略特(T. S. Eliot, 1888——)，目前英美資產階級中最有權威的反動詩人和批評家，生於美國，後入英籍。自稱“文學上是古典主義者，政治上是保皇黨，宗教上是英國天主教徒。”其實是個頹廢的象徵主義者。

他們要能够表現自己的思想，传达自己的意見，发展自己的智力。不精通古典名著，他們就不能有这一决定性的进展，因为在古典名著里，人民的語言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3) 吸收古典名著的精华，他們就能得到一些可靠的批評标准。此外，沒有別的方法能够得到。接受古典名著并不是囫圇吞棗，而是將它們重新評價，排除反动的糟粕，选出人道主义的精华。只有通过这样重新評價，对于古典名著，才能获得积极的批判性的理解能力，并且把它普及起来，使人民和知識分子相結合，使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可能建設起来。对文化进行社会主义的重新評價，第一次把两种因素牢固地結合起来：一方面进行辯証唯物主义的分析，从具体历史情况去研究作品，看出它的特殊結構和各种矛盾、局限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对艺术成就的欣賞，对各种艺术价值的直接感应。

(4) 这些新的标准普及于人民之后，就成为創作和批評新作品(社会主义的作品)所必需的东西——成为艺术家与讀者群众之間的新的积极的互助关系所必需的东西。对过去事物的重新估价和对新事物的評價实际上只是一个发展过程的两方面，是加深理解的过程的两方面，而这两方面联結起来，便形成社会主义的文化。

(5) 然而，古典名著还不仅是給我們規定文化水平和批評标准的优秀作品。它是民族历史的具体表現。它充分說明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統一的必然經過的各个发展阶段，說明了人之所以变成人的各个发展阶段。

古典名著本身，作为人类的願望和斗争的崇高而动人的表現，就有其存在的价值。

(6) 民族古典名著对于本民族还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文化里，保持和普遍提高質量水平，与切实繼承过去杰作中

一切有用的技巧，繼承一切我們統称之为艺术作品的“形式”的那些因素，是有不可分的联系的。抛弃古典名著，結果就是持斯大林所嘲笑的“穴居野人”的論調，在經濟方面，持这种論調的人曾要求拆掉“資產階級的鐵路”。

虽然民族古典名著在繼承文化遺產的斗争中，占着首要的地位，可是其他民族的古典名著也有鼓舞、教育和启发人民的作用——正如各民族兄弟般的友誼和社会主义民族本身也是相輔相成的一样。

現在，讓我們專門研究一下作家自己的問題吧。一个作家要爭取繼承文化遺產，必須学会怎样向文化遺產学习，怎样把文化遺產的某些成分体現在自己的作品中，怎样把文化遺產与当前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整个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他努力从事創作，要写出对人类改造有作用的作品来，而重新評價文化遺產，必須成为这种創造性的努力的一个方面。

这样重新回到民族傳統，是作家反抗外来的世界主义的斗争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这样，他将无法抵抗周围的頹废主义的压力，至少不能動員自己的全部抵抗力量。

全盘背弃民族傳統，因而腰斬了民族傳統的人，正是資產階級。他們害怕一切革命的因素，無論时代相隔多远他們都怕，所以故意曲解民族傳統和文化。这种歪曲并不是什么新奇东西；但是在我們今天，由于群众宣传工具如电影、广播、电视、大量发行的报刊等等的出現，这种歪曲已具有决定性的、异常巨大的規模了。

因此，說来好象是自相矛盾，只有革命的艺术家在彻底和那頹废的文化分家之后，才能把民族傳統繼承起来，才能跟重要的过去时代恢复联系。抛弃頹废文化，繼承民族傳統，是作家进行斗争的不可少的两个方面；而且不只是抛弃頹废的資產階級文化，并且也

离开过去文化的一切形式，而向新的思想水平跃进，向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新的水平跃进，向积极参加改造生活的斗争的新的水平跃进。

繼承民族遺產的斗争，在批評上和創作上，以及作为在共产党領導下的群众斗争来看，都是粉碎“精神上的鐐铐”^①的斗争的一个基本方面，那些鐐铐把人們鎖住，使他們得不到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友爱、和平和富裕。

这是不是說，要模仿古典名著呢？不是的。这只是說，要向古典名著学习，探究其方法、形式和内容，掌握其本質的东西。所謂本質的东西就是充分地、明确地写出当时的人們的种种斗争和变化，写出他們的前进运动的能力。这也包括認識他們工作中的斗争和发展的本質，而这种認識又必須与对当前的斗争的了解，与今天人民的情况的深刻認識結合起来。

古典名著显示着：（1）对社会整体內的对立面的斗争和发展的型式的掌握；（2）在不断运动的历史結構內，个人生活与社会典型、部分与整体的正确关系；（3）从这些斗争型式演化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4）与人民的經驗和需要紧密相联的語言的形式和发展；（5）对人民的痛苦和希望采取爱护、亲切、同甘共苦的、一般說来是清醒而健康的态度。这些因素当然不是针对我們当前的問題的，并且也有其局限性，但古典名著却确实具备了这些因素。

在不同作家身上，这些因素必然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关系存在着；就是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也是如此。但总之，我們可以說，这些因素是可以在古典名著中找到的。至于古典名著的缺点或局限性，就是我們通常統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缺点和局限性。

① 这个詞見諸英国詩人布莱克(Wieliam Blake, 1757—1827)的“經驗之歌”詩集的一首叫“倫敦”的詩，是指资产階級意識所造成的一切思想局限。

批判现实主义有一些消极性，除了用空想的、理想化的、抽象的或向后看的方式之外，就无法想象出如何才能彻底解决阶级社会的斗争。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概括性的教训。一个作家必定要学会看到人民在民族发展中的全貌。不错，要从阶级斗争着眼，但更应从英国的阶级斗争着眼。这样，读者才不仅仅觉得，“这是一段有趣的社会情况的描述或说明，这是一段动人的合情合理的人物描写。”他会在心中深深感到，“这里所写的是我国的人民！”

最后，我们必须了解，争取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与举起资产阶级所抛弃的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旗帜这个问题，是整个地互相联系着的。

2 读者群众问题是原则性问题

民族内容、民族传统问题也就是读者群众问题。对于看惯了抽象的或颓废的艺术作品的群众，一个真正与民族传统有联系的作品一定似乎是平板无味的，或似乎有明显的宣传意味的，这正是由于那作品有生命力。一心只想在形式方面搞花样的迷失方向的审美家，不是觉得现实世界可以置之不理，就觉得它可怕。

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在上流社会所培养的文化，与它和人民的生活、要求和希望脱节，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这种文化追求着腐朽的和抽象的东西，这反映出一种空前大规模的颓废思想，正如追求最大利润的战后帝国主义所面临危机是空前的大危机一样。这种文化在艺术上的形象是残缺不全的人体或异想天开的机械图案。由于哲学上的空虚或极端荒诞，就把空白的画面当做抽象艺

术的最后目的。

因此，要在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起推动作用的作家，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必須跟这种文化断絕关系。

这并不是說，作家一下了决心，毅然跟这种文化断絕关系，問題就解决了。从作家第一次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实質，了解资本主义如何使人类丑化的时候起，他还得沿着一条复杂的斗争道路前进，不断加深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認識，加强自己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联系，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推翻资本主义。

这不是和人道主义文化决絕。相反的，它使我們更感到以往一切人道主义作品多么伟大，多么有意义，感到我們和一切爭取于人有价值的东西的人們有一种新的血肉关系。然而，这也确实需要一种新的努力，一种建立新的生活中心的斗争，这种新生活要到建立成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第一次完全实现。

同时，这也不是采取宗派主义的退縮态度，不是过于简单化的論断，并不認為在現存的文化領域內一切都无望了，或者說还不能这样和統治阶级文化决絕的非馬克思主义者就都不能做我們的盟友了。

問題是如何对于斗争有一种越来越明确的想法，使艺术与斗争有越来越巩固的关系。

理解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全部意义，对于我們的文化和政治都是头等重要的。我們在这一点上稍一迷糊，就必然会犯錯誤。

因此，今天我們英国人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去接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問題的，这种特殊情况是帝国主义正在作最后的疯狂掙扎，是英国民族需要脱离美帝国主义而独立，需要与殖民地人民建立兄弟联盟，需要为建成群众性的党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斗争。这些任务确定了我們的主要工作，决定了抛弃资产阶

文化、重新估价过去人道主义的成就以及創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所必須遵循的路綫。

我們首先要求創作和党的任务更密切地結合起来，把党本身当作讀者和批評家。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領導我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党的艺术。这些論点不应用任何狹隘的或宗派主义的眼光去理解。相反，这要求我們切实克服宗派主义。这要求我們对党的作用有新的了解：党是工人階級的領導者，而工人階級則是全民族的領導者，党要跟反对壟断資本主义的一切同盟者一道前进。

循着这条路綫前进，我們便能使文化在全国人民中起作用；只要我們时刻記住这幅完整的图景，就不会犯宗派主义、左傾主义、或无产階級文化派的錯誤。

因此，我們依然可以与一切有进步思想的非馬克思主义者取得联系。我們依然可以爭取建立文化方面的人民陣綫，建立普遍的和平陣綫。但是，面临着恶毒的帝国主义的四面八方的猛烈攻势，文化方面的人民陣綫要是沒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領導，很快就会崩潰的。一切被資产階級困死的文化力量，都已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們一定要領導它們，否則它們将会垮下来。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我們重新面向人民，面向人民文化的取之不竭的泉源，对时代給我們的历史任务，对作为新人道主义的先鋒队的党給我們的任务，都有明确而深刻的認識。最重要的是：我們既要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經驗（也吸取法兰西等国家的抵抗运动^①的經驗），同时又把这些先进經驗轉化为适合我們民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淪陷时期，法国共产党領導許多爱国进步人士，对德国納粹占領軍进行“抵抗运动”，給納粹匪徒以許多严重的打击，同时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族传统的因素，使之与建立群众性的党、击败帝国主义这个问题结合起来。如果能这样做，就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资本主义母胎内建立一些社会主义文化的前哨基地。

不错，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三百年前就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将“精神上的镣铐”套上文化的一切领域，所以，为新文化的直接斗争是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不是次要工作，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要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党，要掀起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运动，这种直接斗争是必要的。我们长期受资产阶级统治这一事实向我们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和困难，但也给我们一些特殊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出版机构的逐渐崩溃或运用不灵。它们不能发展或维持原状了。而出版机构的崩溃就是旧日的读者群众组织的崩溃。书价日涨，市场缩小，杂志销路日减，出借质量较高的小说流通图书馆不断减少，报刊和廉价读物的质量越来越低——这些现象导致一种经济危机，威胁着成名作家的生活，使青年作家没有出头的希望。因此，即使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作家如果不甘心停滞不前或洗手不干的话，就必须另寻出路，找新的出版机关，跟读者群众建立新的联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只把工人们当作读者。它要以新的方式与工人读者群众建立积极的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和批评。因此，尽管有困难和限制，作家多多少少总可以与群众互相学习，在社会主义胜利后，这个互相学习将会充分发展起来，好象在苏联、新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里一样。要这样互相学习，作家就必须以新的考虑成熟的方式去接近工人们。

这并不仅仅是到工人群众里兜个圈子，搜集些材料，象拍记录片或采访新闻的人那样就了事。那种做法有其长远的历史：我们

只消指出左拉或本世紀三十年代的報告文學就夠了。有些劇場也常常開招待會，听取觀眾的反應：例如戰時英國陸軍新聞處演出的陸軍生活記錄劇就是這樣做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需要的是比這些更強有力，更有系統的東西。

建立這種作者與讀者的新聯繫並不意味着作家可以放棄自己的責任，或放棄自己的內心信念和寫作衝動，因為沒有這些，創作就一定會枯萎的。作家所要做到的是置身於人民之中，置身於人民的生活中和批評中。這樣，作家就可以開始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了。

這樣，作家就開始在一定限度內可是切切實實地將社會主義社會的創作和批評過程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中，作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的一部分。

作家如找到新的積極的讀者群眾，也就是找到新的自我：即是說，作家找到人民這個使生活不斷更新的源泉，與向社會主義目標前進的生活建立了新的生氣勃勃的彼此一致的關係，因而發現自身有了一股新的力量。

除此之外，我們便無法了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辯證法，因為這要在作家與讀者群眾之間有一種新的積極聯繫，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有一種新的完全一致的關係。

作家堅決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創作都轉到這個方向去，必然會引起最難消除、最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的抗拒情緒。作家也許以為自己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相信無產階級專政完全必要，可是到了思想改造，到了充實自己的創作力的緊要關頭，就裹足不前，退縮、害怕，用種種轉彎抹角的方法來避免這種新的積極關係，而這些情緒往往暗中找理由為自己辯護或以偽裝的形式出現。例如，他可能利用長期受資產階級壓迫的工人階級的某些庸

俗思想为借口，不肯全心全意地建立这种新的关系。不錯，这些庸俗思想确实使問題复杂化。但問題却不在于去接近那些已經获得新的批評标准的讀者群众，而在于挺身参加斗争，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样一方面教育自己，一方面也教育讀者。

作家的顧慮是恐怕一旦接受新紀律和新方法，就会失去他的創造力，失去他所有一切細致的鑒別力和技巧，而他的鑒別力和技巧，既是在階級社会里慢慢学到的，也就不能不与階級社会的艺术某些方面有关連，即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消极因素有关連。他害怕作最后一次的跃进，从批判现实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但是，这些顧慮一經克服，他将見到，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約束他、压制他的那种因素，就一变而成为解放他、发展他的因素——他的創作潜力将整个地扩大，他对人类生活过程的理解也将加深。

这問題本来就不是单靠理論分析或批評分析能够解决的，虽然在每一个阶段这些分析在扫清道路和加强实践方面，都很重要。一次实践成功，比数載空談更能使一个作家相信，这种新方法有巨大的潜能；光是空談而不輔以行动，只能增加作家的焦虑而已。

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論，我发现工人們对我的作品一貫感兴趣，一貫給我很大的帮助。他們初时也許对这种作法不大习惯，因为这与他們一向对文化的認識和了解似乎联系不起来；可是他們很快就認識这种努力的重要性——明白这种努力對他們自己和对作家多么重要。有一个工人，一旦明白了我的企图之后，很高兴地喊道：“对呀，我可以带这么一本书回到工会支部給弟兄們看啊！这对弟兄們会很有帮助的。”固然，工人們的批評不是永远都是中肯的，他們的批評可能是瑣碎的或无意义的。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技巧，技术工人很快就养成敏銳的感觉；他們能够指出作品中那些

不真实的、多余的、歪曲现实的部分。(一九四九年列宁格勒一个大图书馆的主任对我发表过一些意见,并非偶然。他说:“在新书讨论会上,最彻底而深入的批评来自工厂和车间的最积极的男女工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在我最近完成的小说中,有一段插曲本来在书中没有必要,只是我喜欢它,舍不得割爱。一个造船厂工人读了我的手稿之后,特别指出这个插曲与全书情调不一致,结果我把它删掉,全书反而增色不少。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可以使工人更充分地了解他们要跟什么东西作斗争以及为什么要斗争。从他们的斗争经验出发,他们就能够说明作品中存在着的問題,指出作品中失败、模糊或错误的地方。他们很快便学会把对真人真事的批评与艺术价值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能够真正深入作品所描写的冲突里面,憑自己的深刻体会看出什么是真实的东西。由于努力掌握作品所描绘的图画,不只要了解作品,而且要了解自己起了什么反应,他们便学会辨别他们自己的反应有哪些是肤浅的和不正确的(这些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造成的),哪些是真正的艺术表现。有一次,我跟一个蕓船水手谈到这些問題,他告诉我说,他一向都很有兴趣讀厄普頓·辛克莱的作品;但当他开始思索社会主义文学以及这种文学对民族传统的关系这些更大的問題之后,他对辛克莱的作品就越来越感不滿了。他到一家图书馆,随便借了一部“名著”——毕拉克摩尔的“洛娜·杜恩”^①。他津津有味地讀这部書,这种兴趣在他未有这种新发展以前也許是不会有。他发现这書的描写方法有很多缺点,可是也从这書的描写方法吸取了一些对他理解力的

① 毕拉克摩尔(Richard D. Blackmore, 1825—1900),英国小說家,代表作“洛娜·杜恩”(Lorna Doone, 1869)是一本描写十七世紀英国生活历史小說,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发展有积极和重要意义的东西，即是这書有一些写作技巧，作者之所以有創造生动的人物和描繪英国的景物的能力，这些技巧是一个因素。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英軍新聞处所屬的剧团的士兵告訴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曾充当老維克劇場^①巡迴演出的售票員。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城，他注意到一个水兵一連三晚都赶来看“威尼斯商人”，就問那水兵为什么緣故。起先，水兵答不出，苦思之后，終于說道：“因为那些詞兒……”在这一个例子里，我們可以体会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詩歌和艺术的欣賞能力，将会大規模地發揮出来。我們看到，当人們为了光荣任务而一起工作的时候，由于感情大为激动，对民族遗产将有新的看法。那时，资产階級世界的庸俗气就会逐步消失，爱美的感情就会产生，这种感情又将进而充实当前的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那个水兵发现了莎士比亚的“詞兒”可爱，他在保卫祖国的时候，对英国的看法就与以前不同了。

3 人民的传统和形式

我們常常惋惜沒有广泛的民間艺术基础，这是确实的。可是即使就民間艺术而論，也許比我們所想象的要多些，最少在英国北部是这样。英国文学中最傾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大都来自民間艺术仍然明显存在的地区：苏格兰有吉本^②，爱尔兰有奥凱西^③，威尔士有托馬斯^④。这些作家無論在节奏上、詞法上、色

① 老維克 (Old Vic) 是倫敦一家著名劇場，有自己的剧团，專門演出莎士比亚剧本。